



趁今年长假，笔者浏览了2015年3月2日的新华网文章，重温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对邹碧华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深有感触。敬佩邹碧华同志，确实不愧为新时期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燃灯者”！

邹碧华生前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更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投身司法事业26年，用研究推动工作迈向更高的领地。他的接待风格是每案必纠，会花两个小时接访一名百姓，并不惧艰险探访实地，联系多个部门，解决百姓的困难。他走过的地方，百姓幽暗的眼神中，就有了光明。他写的《要件审判九步法》这本书，被很多一线法官评价为逻辑清晰、思维严密。他还亲自主导开发了信访投诉监控系统，让所有的来信来访从纸质化变成了网络化，信息的可视化避免了以往信访件泥牛入海的情况。

2016年6月22日，

重温“燃灯者”

上海越剧院与《新民晚报》联合出品的越剧《燃灯者》再度在逸夫舞台上演，并将由央视录像进行播放。此外，还有上海沪剧院、上海淮剧团、上海评弹团等相继推出专场演出……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曾号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像邹碧华那样，甘当“燃灯者”——点亮自己，照亮别人。他说，“燃灯者”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兴旺发达，我们的社会就越温

暖如春，我们的国家就越充满光明。

窃以为，“燃灯者”并不仅仅是针对广大司法党员干部，对我们每个老百姓来说，也是各个年龄、身份、生活层次不同的“燃灯者”。譬如疫情爆发以来好长一段时期，我们几乎所有的普通人能够为疫情做出仅有的贡献，也就只有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做出这个所谓“贡献”，也就是以实际行动点亮自

己、照亮大家的最为平凡的“燃灯者”。无数广大社区志愿者们，不辞辛劳，维护交通秩序、巡逻宣传、垃圾分类、美化环境等件件桩桩极为平凡琐事，更是一道又一道亮丽的“燃灯者”风景线。

又譬如退休后宅家的我，并非是庸庸碌碌无事可做的人，社会生活中有太多正能量的人和事值得我去书写，亦有个别社会中的丑恶现象需要用文笔鞭挞。撰写文章不仅能警戒律己，也能教育鼓舞启迪更多的人，这难道不是也在磨炼勉励自己要做一个“燃灯者”吗？忆往昔，我曾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主流报刊发表稿件逾百篇。退休后立足社区，取得了《劳动报》《上海老年报》等见报率近百篇的丰硕成果，并多次荣获各类奖状、奖品。海运作协上海分会的资深“伯乐”文友，坦诚热情地特邀我加入其所在的作家协会……

今后，我要以邹碧华为榜样，要像邹碧华生前



■秋日风韵 徐道众 摄

深秋诗赋

秋思

露蝉渐咽
只因夏已尽；
寒蛩初鸣：
那是秋正临。
杨柳依依
凌霄艳艳，
东方路上的
三色栾树
一排排吐香弄馨。
这一切都显得如此宁静。
唯有那刚出岫的轻云
随风飘曳
带着我对你们的思情。
(东方二期 张万钊)

喜爱的特蕾莎修女的名句《无论如何》那样，你做的善事可能明天就会被遗忘，无论如何，还是要做善事；人都会同情弱者，却只追随赢家，无论如何，还是要为一些弱者奋斗；不管过去我们努力了多少，经历了多少失败，无论如何，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借用邹碧华的忠言良语，权且自勉之：我愿把退休后生活笔耕的每一天，都当作无憾于人生的最后一天！
(龙馥 石启)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这个充满收获和希望的季节，我们老邻居在浦东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上，再次相聚。

虽然已经记不清何时我们的双鬓染上缕缕白霜，我们的眼角悄然添上条条皱纹，但是弄堂里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却像潮水般地一波一波涌现在各自眼前。特别是隔壁阿哥对北京路当时沿街商店准确有序的描述、对弄堂里那人、那事、那景的回忆，惊叹所有人。让我们在遗忘中重新拾起记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怀揣着邻居大姐送的当时十分紧俏的游泳票乐此不彼地到康乐路煤气公司游泳池去游泳……

之后就是浦东的开发开放，老邻居们都笑着提到纷纷落户浦东，老早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伐要浦东一套房”，但到了关键时刻，作为上海人的我们都是那么的大义凛

然，对于动迁到浦东没有任何怨言，都在动迁协议上签上历史性的一刻，在欢声笑语、敲锣打鼓中举家搬迁到浦东新房。我们见证着浦东的崛起，见证着浦东历经的沧桑变化，见证着浦东强而有力的飞跃。所有记忆至今依然犹新、历历在目，这一切的一切引得我们时尔感叹、时尔震惊、时尔欢笑、时尔遗憾。

再次聚会勾起的是无限回忆，再次千杯留下的是一片情怀。每当我们欢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邻居间的如烟往事，忆不尽分离后的酸甜苦辣。老邻居们在浦东这片热土上再聚首重温弄堂梦，既是一次老邻居之间的感情表达，又是一次给宅家期间的弥补，更是一次给老邻居增添浓烈友情的机会。衷心希望每一位老邻居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幸幸福福、平平安安，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天，迎接每一个新年到来，愿生活更美好。
(六里五 钱德明)

那车·那人·那梦

孩提时代爱做梦，虽然生活清贫，却总也阻碍不了一个少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于是，日有所思，倒也成就出夜有所梦了。

我时常梦见家门口通上了公交车，欢喜得我呀……伸胳膊蹬腿，就差没尿床了。梦醒时分，黄粱依旧，南柯一梦。也难怪我有如此梦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偌大一个浦东，一个巴掌便能数过来的几条公交线，还尽沿着黄浦江两条主要的交通干线行驶，稍远的地方都要搭乘所谓的长途汽车（郊区线）。和浦西便利的生活相比，那相差的绝不止一星半点，而是一种全方位的落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爷爷从山东老家来上海探亲，父亲推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哥仨去浦西的公平路码头接驾，坐上摆渡回到浦东泰同栈可抓瞎了，别说没公交车，甚至

连浦西司空见惯的三轮车都没有，胸闷得可以。父亲用自行车驮上爷爷，兄弟三人提着大小行李跟在后面，一路走来尚不出百米，哥仨便气喘嘘嘘，汗流满面……，爷爷心疼孙子，撅着胡子嘴里不停地嘟囔：“上海有啥好的？有路没车假把式，俺老家再不济，搭个驴车、骡车捎个脚总是可以的。”幸亏大哥脑子活络，顺手操起一根晾晒在路边的拖把，和二哥担起行李就走……

好生看看上海市区地图吧，泰同栈到乳山路，多长一段路哟！硬着头皮，三双小腿愣是一步步的捱过来，多不易呀！浦东人的出行何时能赶上浦西那般省力、方便也就自然成了我儿时的梦想。

一晃五十余年过去了，看看现在的浦东交通，数不清的公交线路布满大街、小巷，连做梦都

不曾期盼的地铁都通到了家门口。三十年的开发开放使“下只角”的浦东一跃成为大上海最具活力的一方热土。

爷爷要是能活在当下，我定会领着爷爷好好看看我们的大浦东，坐坐地铁，逛逛金融区，眺望一下清冽的黄浦江……我相信，爷爷一定会捋着他那花白的胡子，畅怀大笑的。

望着一辆辆穿梭不停的公交车，望着一张张充满幸福感的脸庞，我感叹：儿时的梦，已然成真了。

(金星 蓝翔)

重温弄堂梦



刊名题字 绿舟 万庭良书

绿舟